

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山东烟台举行。共征集到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短视频作品40万余部。外国短视频制作者正在以更深度探访、更细腻视角及更有力的表达,讲述他们所见所感,客观真实介绍中国的新情况。

## 太极申遗和盲盒出海背后 是一个立体中国

封寿炎

太极拳申遗成功;盲盒出口超过120个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400%——两则“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其实有着共同指向,那就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中国文化,以及一个丰富多元的“立体中国”。

中国以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著称于世,“丝绸之路”联通中欧,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风靡欧洲。时至今日,在凡尔赛宫等欧洲的宫殿、城堡里,还可以看到大量“中国元素”,一窥当年“中国风”热度。然而,很多欧洲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谈及中国文化,京剧、功夫、丝绸、瓷器、茶、龙、太极、红灯笼,就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词汇。

中国文化当然不只有传统文化,中国形象也不应该化为传统文化里的那个“风雅中华”。丰富多元、立体多面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应该让更多海外民众看见、熟知。当下的中国人正在热火朝天地生活着、创造着。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动活泼,他们的文化创造、艺术实践,既有悠久灿烂的传统为根基,又融合了当下生活的火热与鲜活。这些都更容易与各国人民心灵相通,引起共鸣。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仅仅借助市场的力量就已经扬帆出海。20多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强势崛起,就是一个十分鲜活的文化现象。近几年,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大量输出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赢得大批海外读者的青睐。现在,“中国盲盒”又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出口海外,引发消费热潮。

太极拳成功申遗、网文和盲盒成功出海,都可以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既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也要意识到当下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的独特魅力。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海外文化推广中,应该摒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条条框框,既要推介优美、优雅的“殿堂级”传统文化,也要勇于展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人生故事、文化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成果告诉世界。

日韩等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相似,他们的一些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不遗余力地向海外推广动漫文化,最终大获成功。目前,日本动漫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门类,动漫形象也成为最能代表日本的文化形象之一。韩国走得更远。一场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主角很可能是一群“潮流”明星,表演一场劲歌热舞。然而,正是对貌似“难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文化的重视扶持,最终掀起了席卷亚洲、影响世界的“韩流”。韩国文化也随着韩国的流行明星和影视作品走进亿万观众的心灵。

与此对照,中国的网文、动漫、盲盒、流行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的生活方式都还在承受着不小的舆论压力。让它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担起“文化名片”的重任,还需多方共同努力。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具有很多优势。独特性赋予传统文化很高的识别度,太极拳、京剧脸谱一出现,老外一眼就明白“中国来了”。千百年历史和时间的沉淀,无数人呕心沥血的探索和创造,无数心灵精竭虑的锤炼和升华,都使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最精粹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美、典雅、灵动、神秘,也使其迥然相异于域外文化,让许多国外民众深深着迷。然而,在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更加自信地面对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更加全面充分地展示丰富多元、立体多面的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应该重视、应该思考的问题。

文化艺术编辑部  
主任:王志  
执行主编:明慧 宋若铭  
新闻热线:(010)56805161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

# 改编IP作品如何避免“水土不服”

立足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价值,促进高质量影视作品诞生,打破受众圈层的限制,吸引更多观众,形成健康、良性生态环境

牛梦笛 沈唯

由网络文学IP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几乎占据了热播剧的半壁江山,还成为中国向海外输出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社会价值和艺术品质两个关键方面实现进一步提升,成为未来网络文学IP改编的关键问题。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网络文学IP影视改编论坛”近日亮相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与会专家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 类型边界应不断拓宽

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大江大河》再到《橙红年代》《欢乐颂》,近年来,在电视荧屏和网络视听平台诞生的多部爆款现实题材好剧,无不是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可以说,网络文学IP已成为现实故事的“天然富矿”,为电视剧、网剧的生产创作提供了丰富内容。

当然,网络文学和影视创作都

不应局限在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表现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直以来,文艺市场科幻作品匮乏。在电影《流浪地球》走红之后,观众对科幻作品的热情高涨。为了满足这种诉求,一些创作者尝试在都市剧中加入异能、幻想等科幻元素。对这种模式,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孙婉仪评价道:“创作不能就科幻写科幻,很多时候编剧刻意营造视觉悬念,生硬地融入一些科幻元素,反而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旋涡,使作品徒有充满现代感的躯壳。无论是科幻题材还是现实题材,真正引人入胜的内核仍应该是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人物和故事。”

观众和影视创作领域对科幻题材的热情,也激发了网文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探索。一批讲述未来故事的作品已在网络文学领域拥有众多拥趸,具备了影视改编的基本条件。在网络小说、影视评论专栏作家周蓉看来,随着创作边界的不断拓宽,网络文学领域已实现了从现实到未来的跨越。但要落实从文本到影视的转换,则需要将更多

先进技术应用于影视生产当中。此类作品的影视化开发呼唤着中国影视重工业的发展。

## 应从个性化转向大众化

网络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书写特点,作品更多的是表达作者的个性诉求和所思所想,涉及现实社会的内容相对少一些。而影视剧作为大众化程度更高的文艺作品,承载着反映现实问题、引发深度思考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编剧在影视化改编中发挥能动性,去挖掘原著中潜藏的社会价值,将其展现出来。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孟中认为,“能否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决定网络文学改编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主要标准”。当前,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深受观众的喜爱,网络文学在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也需要被赋予更多的现实意义。编剧需要充分调动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发挥自己善于把握生活细节、注重挖掘社会价值的优势,才能从故事和

内涵两个层面打造出一部真正的精品之作,这既是行业市场的需求,也是广大观众的期待。

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专业主任、著名导演杨超认为,编剧对待网络文学的态度其实是决定改编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编剧如果对IP不够尊重,把其当作是吸引流量的偏方或是平台提供的原始素材,在改编时就很可能丢掉该网文受到受众喜爱最核心的内容。想做改编工作,就要看编剧是不是真的能找到网文的脉络和属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发挥他作为影视从业者的精神准备和知识储备,进行二度创作”。

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谷一盈表示,未来的合作一定是甲乙双方达到充分的信任,传统编剧不能对网络作品带有偏见,熟悉网络环境的责编也要对编剧充分信任。

## 让精品得以破圈传播

网络文学和视听平台成立之初,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网络文学在影视化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粗

## 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 非遗新馆亮相

12月22日,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非遗新馆亮相,这是木版水印艺术馆依托“百家馆”项目首次入驻连锁酒店的大堂。“百家馆”项目是文化部门、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人与连锁酒店共同合作推出的,通过将酒店大堂改造成不同风格的非遗文化展示平台,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特色艺术馆,把优秀的非遗文化和技艺展示给更多的游客和市民百姓,传播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2014年,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图为游客参观位于杭州高银街的“木版水印”非遗新馆。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听文物讲故事

# 宋徽宗的《瑞鹤图》是否带来了祥瑞

翟翔 赵洪南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六,时值上元节前夕。都城开封张灯结彩,烟火升腾,皇宫正门宣德门前更是光彩争华。

忽然,一群仙鹤翱翔空中,鸣声悦耳,盘旋良久,向西北飞去。人群仰首瞻望,惊叹称奇。

此时,宋徽宗恰至而立之年,元宵仙鹤来仪,他觉得好似上天对他“统治有方”的嘉许,就亲自提笔描绘这番景象,留下传世之作《瑞鹤图》。

跨越900多个春秋,2020年12月,《瑞鹤图》出现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瑞鹤图》在唐宋八大家最小

的苏辙离世当年绘成,此次展出意在铺垫当时宋文化的底色。”副馆长董宝厚介绍,宋徽宗一生绘画作品众多,流传至今全球可能仅有包括《瑞鹤图》在内的3件作品为其亲笔所作。

人们流连于精美画作,更神往于背后故事。《瑞鹤图》诞生时,宋徽宗治下的北宋并不宁静。1101年~1105年,河南地区连经蝗灾;1108年~1110年,湖北地区遭受干旱,弃子者“不可胜数”;1105年,奸臣蔡京的爪牙开始通过苏州应奉局搜求奇石异石,用船运入开封,号称“花石纲”,江南怨声载道。

1102年起,宋徽宗数次下令在全国立元祐党籍碑,将反对新法的苏轼、苏辙等列为“奸党”毁

禁他们的著作。

假币泛滥、通货膨胀亦不断加剧。宋徽宗在1111年的诏书中承认“钱益轻,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胜言”,称百姓因此“流移失业,不得以相生养”。

1112年,仙鹤来仪,令日夜期盼祥瑞以保皇位稳固的宋徽宗喜不自胜。画面底部,他在象征至高皇权的宣德门主楼以及两侧朵楼屋顶描绘祥云萦绕,隐约透着红色。画面中上方,朗朗蓝天里的仙鹤飘逸灵秀,分布基本左右对称。

“宣德门正上方群鹤环绕的中央位置,四只鹤的飞行朝向组成一个璇玑的形状,这是道的象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谈晟广认为,崇奉道教的宋徽宗以此构思表

明自己“受天命”。

事与愿违。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瑞鹤图》不知所踪。在元、明时期短暂出现后,它于清乾隆年间纳入皇家收藏。清朝灭亡后,《瑞鹤图》被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宫,辗转收藏在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抗战胜利前夕,溥仪仓皇出逃仍不忘带走这件国宝。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为苏联红军俘获,《瑞鹤图》被我军收缴,成为辽宁省博物馆今日镇馆之宝之一。

《瑞鹤图》完成的1112年,苏辙逝去;也就在这一年,宋徽宗将蔡京召回开封,再次任宰相。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说,苏辙晚年遭受打压,深居简出,极少见客,朝廷

虽对其逝去“良深震悼”,但三苏文集仍被禁止流传。

今天,我们有幸于900余年后的这场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近距离感受苏辙等先贤带给中华文脉的滋养。

1135年,宋徽宗卒于位于今日黑龙江哈尔滨的五国城囚所。而今,他笔下的这群仙鹤光彩依旧。不知宋徽宗的最后时光,可曾想到1112年遇见它们的那个元宵前夕,又可曾悔恨自己好贤不分呢?

明朝初年,《瑞鹤图》此时为蜀王朱椿珍藏。僧人来复奉命在画上题的最后几句话似已回答此问:“一朝中原成永诀,五国城高卧风雪。此时老鹤如可呼,便欲骑之上天阙。”